

DIAN KUANG YI SHU JIA

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作家自选集

主 编 杨晓敏 秦俑

DIAN KUANG YI SHU JIA

癫狂艺术家

墨 白 / ●

墨白以深邃的艺术视野聚集小小说文体，

在小小说的艺术创新方面做了充分有效的实践探索。他在选材上粗犷大气、神秘，给人一种新鲜感，透露一种绝不同于一般青春、爱情、职场小小说的神奇感。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主 编 杨晓敏 秦俑

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作家自选集

DIAN KUANG YI SHU JIA

癫狂艺术家

墨 白 / ●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癫狂艺术家/墨白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12

(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家自选集)

ISBN 978-7-80765-984-6

I.①癫… II.①墨… III.①小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62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08 000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癫狂艺术家	1
困兽	7
陪法场的人	12
枪手	16
银匠	19
法医	24
弑父者	27
葬礼	31
胡杨林	36
失语者	41
寻找歌手	47
红月亮	53

真相	61
首长	64
记者	68
按摩师	73
赌玉	77
弹孔	83
追捕者	88
红陶	92
纪念碑	100
上访者	104
流放地	106
教育家	111
诗人	114
老酸奶	121
大师	126
行为艺术	133
鼠王	138
孤独者	144
现实的颠覆	150
哑巴	155
最后	159

飘逝	163
终点	170
飞翔	174
寻找	178
阳光	183
丧失	188
结构	192

癫狂艺术家

9月18日下午三时，在癫狂艺术家的追悼会上，我们意外地再次遇到那两个曾经被艺术家雇去抬铁笼子的农民工，当时他们正忙活着往吊唁厅两侧的墙壁边摆放花圈。在压抑的气氛里，许多似曾相识的艺术界朋友一边等着给正在整容的逝者开追悼会，一边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悄悄地打听这位艺术家突然去世的经过。

我也是接了一个短信——一个秃脑门正跟一个蒜头鼻子交谈——说是酒后驾驶。看看，我早就给他说，喝过酒不能开车……蒜头鼻子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说。

撞着人了吗？

秃脑门说，说是撞在了京通快速路和五环交口下面的桥墩上，120赶到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

哦……这样有影响的艺术家，一个亲人都没有……

正在说话的蒜头鼻子我们倒是认识，他是新世纪画廊的老板，前段时间轰动一时的“癫狂绘画与行为艺术展”就是他和癫狂艺术家一起策划的。那次展出的绘画，都是癫狂艺术家两年来的精神病医院跟踪病人得到的作品。有一幅五朵绽放的红色花朵的画作被命名为《水缸》，一幅用等高线画成的同心圆被命名为《群山》，有一幅名曰《挣扎》的油画画的是一张敦厚饱满的脸，那脸既没有鼻子也没有耳朵，在色彩明艳到几乎刺眼的橘红里布满了黑色的斑点，画面强烈的颜色对比确实让我们想起凡·高。还有一幅名为《怒吼》的作品接近蒙克的画风，一个竖起的巨大的拇指上画着一张流血的嘴巴，这确实让我们感到了压抑。而那次展览最吸引观众和媒体的是行为艺术，因为前来表演的全都是从精神病医院请来的病人。

在展厅的墙壁边，我们看到有一溜十个身穿白底蓝色条服的精神病患者倒立着，那些行为艺术家的双脚个个都被绳子系着倒挂在墙壁的钉子上。在那排倒立着看世界的艺术家的前面，坐着两个正在翻看黄页的人，其中那个络腮胡子就是我们的朋友，大名鼎鼎的癫狂艺术家。我们看到癫狂艺术家把手中厚厚的黄页推到马脸瘦子的面前说，你看看，这本书写得不错。马脸瘦子翻看了一下说，太好了！真是旷世巨作。癫狂艺术家说，就是，一点废话都没有，简洁有力。不过……癫狂艺术家停

下来看着围观的人拍着那本黄页说,但这本书有个缺点。马脸瘦子说,什么缺点。癫狂艺术家说,就是出场的人物太多了!而且……癫狂艺术家指着一个站在黄页化妆品广告里的女子说,还有许多这样关在铁笼里面的怪兽……

一边站着的蒜头鼻子说,你怎么断定她是个怪兽?

你当然看不懂,不过……癫狂艺术家看着蒜头鼻子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请你坐下来。等蒜头鼻子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癫狂艺术家就伸出左手捏着自己的左耳朵,然后把右手掌竖起做成刀状,他一边朝左边偏着头一边看着蒜头鼻子说,你看好了,如果我把你的耳朵……癫狂艺术家说着把支起的右手飞快地从左耳朵上做了一个切割下来的动作说,你会怎么样?蒜头鼻子说,我的耳朵就掉了。癫狂艺术家说,那么耳朵掉了以后呢?蒜头鼻子说,我会听不到。如果,我再把你的这一只……癫狂艺术家又伸手捏着右耳朵,把左手支起来做成刀状,飞快地做了一个切割的动作说,也切掉,你会怎么样?癫狂艺术家看蒜头鼻子犹豫着,就呵呵地笑了起来,他用嘲笑的口气说,我就知道你答不上来,把你的两只耳朵都切下来,你就看不到了嘛。当时蒜头鼻子一定是被癫狂艺术家的话给弄糊涂了,他一边伸手摸着仍然长在自己头上的耳朵一边喃喃地说,耳朵掉了,怎么会看不到呢?

眼镜掉下来了嘛!看着恍然大悟的蒜头鼻子,癫狂艺术家

继续说道,如果我不解释你压根就听不懂,因为我使用的是神的语言,我的每一句都带有上帝的启示。只有你们这些病入膏肓的人,才把这些……癫狂艺术家回头指了一下那排倒立看世界的人然后接着说,居住在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视为邪恶的异己,其实你们才是病人,或者说你们都是机器,被欲望所驱使的机器……癫狂艺术家伸手指着围观的人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欲望机器,你们像疯子一样不停地运转,相互冲撞,互相仇恨,你们说,这个世界文明在哪里?你们这些自以为在撒尿时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就以为很文明的人其实都是野兽……

癫狂艺术家正说着,坐在他身边的那个马脸瘦子站起来,解开自己的裤子当众撒起尿来,他的动作吓得围观者纷纷往后退去,其中一些美女发出了尖厉的惊叫声。这次展览的结果可想而知,由于在新闻媒体和网络上传播的种种出格的行为艺术,“癫狂绘画与行为艺术展”被主管部门封杀。为了抗议,癫狂艺术家把自己反锁在一只铁笼子里,雇了一辆皮卡车拉着他在首都的大街小巷里行走,这次抗议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我们第一次见到那两个农民工时,癫狂艺术家正蹲在皮卡车上的铁笼里,和驱赶他们的警察理论。作为癫狂艺术家的朋友,我们悄悄地把那两个农民工拉到一边寻问事情的起因。我正招呼水果摊儿,他就过来商量租车的事儿……其中一个持着河南口音的圆脸,朝铁笼边站着的警察看一眼,神色紧张地说,要知

道他把自己装里面，他给再多的钱我也不答应他呀……

我们不知道这两个来自一个名叫颍河镇地方的民工今天怎么会来到殡仪馆帮着癫狂艺术家料理后事，更让我们感到纳闷的是，等到躺在鲜花和松柏丛中的癫狂艺术家的遗体被殡仪馆的美容师推进吊唁厅之后，主持追悼会的竟然是那个圆脸民工，他操着正宗的河南话开始给死者致悼词。让我们感到更加不可理解的是，在那个民工所致的悼词里，压根和癫狂艺术家的生平没关系，而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

……院长的身上散发着像摆在菜市场肉案子上的肥肉的油腻气息，你记住，不是在你发怒时他们使用的钾盐、氯丙嗪或者氟哌利多酸的气味，在你表达自己情感的时候他们把你的行为认定为狂躁症。如果有人和你讨论人们为什么会把墙壁漆成白色而不是红色你为这简单的事情保持沉默时，他们就断定你的精神处在抑郁之中，那么他们就给你使用丙咪嗪或者阿米替林。在光线暗淡的房间里如果你不同意他们对你所做的诊断拒绝吃药时，他们就给你使用电抽搐疗法。可是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从他们的电棒里放射出来的电流像他们使用的氟哌利多酸或者阿米替林一样有气味，那种从你长达三个月没有清洗的大腿内侧散发的臊尿气。这些傻瓜，我绝不是嘲笑他们，他们根本闻不出来电流的那有些臊尿味道的气息，因为我亲自品尝过电流的气息。在我居住的房间的靠近窗子的墙壁上，有我

用指甲划下的痕迹,在没有人的时候,我一遍又一遍地数着,可是那些我亲吻电流气味的次数从来都不相同,我头一天数的时候是 167 次,可是在今天上午被推进这个吊唁厅之前,我数出的数字是 168 次……

就在那个民工读得唾液四溅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那具躺着的遗体从鲜花和松柏丛中坐了起来,我们所有人的头发梢都惊悸起来,我们朝后退着,而那个从鲜花和松柏丛中向我们起来的癫狂艺术家却向我们挥动着他伟人一样的手臂。他说,你们听到了吗,168 次,那是在精神病医院的墙壁上看到的,那是一个普通的精神病患者,受到电棒电击的次数!

这次前所未有的行为艺术,当天晚上就到达了人世间网络可以进入的每一个房间。

困兽

临近中午,支书李渊带着一个陌生女子出现在街道上,那位三十岁左右身材苗条的女人一左一右拉着两个年龄相差无几的孩子。看到他们一路从西街起来,我们就停住手边的买卖。支书一改往日的傲慢,竟然从兜里掏出烟来。我们受宠若惊,一边接过来又急忙给支书打火点烟,支书,上街了?

支书歪头点烟时鼻子里朝我们哼了一声。

我们又说,今天祭灶,眼看就过年了,缺啥言一声。

支书用力吸了一气烟然后皱着眉头说,杂事,年头忙到年尾,你看……支书说着侧身指了指身后那个陌生的女子说,学成在外边,又找了个老婆。

哦……会有这事儿?

支书探腰摸着那个小些的孩子的头说,给你大爷说,几岁

了？

那个孩子有些胆怯，他把眼睛藏在母亲的羽绒服里偷偷地朝我们看。那女子说，小的六岁，大的七岁。

哦，听口音……

张家口西边怀安的，靠近山西。支书接过我们的话说，前些年，学成不是经常去那儿收皮子吗，没想收着收着，收出一家人来。

我们说，咋会呢，学成不是……

支书说，可不是嘛，我咋说她都不信，没办法，我只好领他去看看。支书一边说一边往东街里走，他走走停停，不停地从大衣兜里掏出烟来和熟人说话。仿佛只是他给我们让烟的工夫，这消息就像我们头顶的阳光一样传遍了整个颍河镇，还没有等到支书领着那个带孩子的女子来到黄学成家靠河边的那座三层小楼前，他家的红砖院墙前就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支书黑着脸驱赶着那些人说，看啥，有啥好看的？都一个鼻子俩眼……说完，支书对身边的女人说，看见没有，这就是他家，说你还不信，他大孩子丰收，大学毕业都参加工作了。走，进去看看吧。

支书刚把那女子领进黄学成的家，还没等他们坐下来，就从大门里进来一男一女两个身穿制服的人，其中那个脸色稍黑的男制服像审贼一样看着那女子说，你认识黄学成？

那女子说，怎么不认识？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

男制服说，他现在在哪儿？

女子说，我要知道他在哪儿，还会找到这儿来？我快有一年没见他了，这眼看就要过年了……

哦，我们也在四处找他。男制服看了身边的女制服一眼，女制服就把夹在胳膊窝里的账本拿下来打开，从中抽出一叠票据递给女人说，这是黄学成在我们信用社贷款的手续，一共三十万。

那女子吃惊地看着女制服，她接贷款手续的手都在颤抖。男制服说，贷款的期限三年前就到了，可我们四处找不到他，我们已经把他起诉到经济法庭了……

在这年腊月二十三那天的午后，我们看到支书李渊把那个从河北来的女子和她的两个孩子送上了渡船。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四的早晨，我们在黄学成家院门外边靠近河边的一棵大槐树前，看到了被铁链铐着的黄学成。据围观者说，在腊月二十三那天夜里，被锁在三楼靠东边一间屋子里的黄学成弄开了后墙的窗子，在他企图越窗而逃的时候，被支书安排看守他的人抓了个正着。天一亮，黄学成就被支书用铁链铐在了他家门前的那棵大槐树上。腊月二十四那天上午，我们看到支书李渊和镇派出所的老郑从黄学成家的大门里走出来，围观的人群迅速给他们让出一条路来。

支书走到黄学成身边停下来，可他的目光却看着冬日宽阔的河道。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看着支书，支书最后还是把目光收回来落在了黄学成身上。支书朝地上吐了一口痰说，学成，我就想不明白，你说，我哪点对不住你，嗯？我姐哪点儿对不住你，嗯？哦，你给我办恁大丢人？既然你不给我面子，那你也别怪我，你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全都是你自己找的，你好好地想想。支书说完，把手中的烟头扔在地上，你不是有钱吗？你不是在外边养小吗？好，我让你养！从今天起，我找人看着你，三班倒，一班俩人，一人一百块钱。钱，由你来出。啥时候把你的厂子吃干，咱啥时候算完！支书说完对身边站着的老郑说，走，咱喝酒去。

老郑看着支书转身离开，他伸手拍了拍黄学成的肩膀，叹了一口气说，学成，这事儿你让我咋说，嗯？

正在离开的支书停下来，他转身对老郑说，老郑，这是我们自家的私事，跟你们派出所没关系。

老郑说，你光说……

说啥说？支书有些不耐烦，走，不给他摆理，鳖孙，不是能吗？我让他能，走！

老郑又看了一眼黄学成，他无奈地摇了摇头，只好转身跟着支书离开了。

那年春节，被铐在河边大槐树上的黄学成仿佛成了一台大

戏,颍河镇方圆十几里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仿佛一夜间,黄学成就霜白了头。黄学成像一只困兽,对着冬日的河道不停地号叫着,即使在夜间,在我们躺在床上,也能听到黄学成在河道那边传来的号叫声,在他的号叫声落下去的瞬间,我们听到的是像冰凌一样在河床里相互撞击的铁链声。